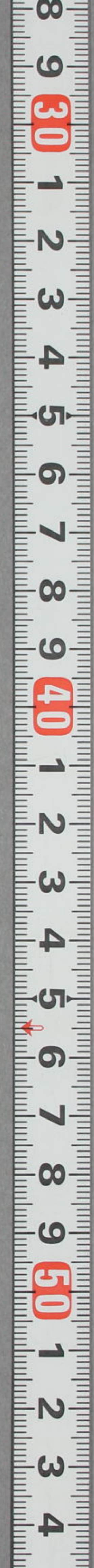




13
1813
2下



1813
2

新刻

新刻丘瓊山故事雕龍卷之下

遇合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

力田以入勤而莫必如積學也逢年以天逸而多獲如遇知也

善仕不如遇合周人所以有泣塗之悲

晉阮籍亦有窮途之

夫賢不賢才也遇不遇命也莊姜適衛美而

無寵不遇也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作綠衣等詩

宿瘤適齊醜

而蒙倖遇也

列女傳齊閔王遊東郊百姓盡觀之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受父母命採桑不

受觀大王

遽窻以之舒卷

遽窻遽伯玉窻武子也

柳下以之二

黜接輿以之行歌。仲連以之赴海。

仲連射書聊城。燕將自殺。田單

告王爵之連。辭去海上。

亭伯死於縣長。

崔駰字亭伯。昭帝時人。與班固為友。數諫實憲。諫之

遂出為長岑長。

相如卒於園令。

武帝過宜春宮。司馬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為孝文園令。

太傅沮志於長沙。

賈誼以年少美才。文帝以為長沙太傅。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誼自嘔

血。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

桓譚字君山。京平間位不過郎。王莽時為掌樂大夫。光武即位。言事失旨。不用。又非讖術。帝欲斬之。道遇疾卒。

敬通

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命斥命遂。即賢才奚。論數苟當。遇則歷山之農。

歷山大舜

版築之工。

版築傳說

有莘之僮。

有莘伊尹

朝歌之屠。

太公五十為朝歌屠牛

檻車之囚。

管仲囚於檻車。鮑叔牙為之二沐。薰而見桓公。以為仲父。

為將為相。若寄諸隣。而取之無難也。設若以智

者為必遇。則王子比干奚為而剖心。

紂為淫佚。比干極諫。紂怒

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以觀其心。

以忠者為必遇。則龍逢

奚為而被刑。

桀為不道。諫者多成。關龍逢諫不聽。逢立不去。桀命刑之。

以諫為必

遇。則伍子胥奚為。而磔於姑蘇東門外乎。

子胥諫吳

王勿許。越成不聽。請先死。將死。曰。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凶也。

管宋人有寶燕

石以爲玉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咲曰。此燕石也。非玉也。

闕子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客見之。俛而掩口。咲曰。此燕石也。與瓦甕不殊。宋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豈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

夫燕石似玉。固以惑宋人。士君子出而應世。遇則宋人之寶石。也不遇

則周人之掩口也。非才而驟至青雲者。一時之倖遇。長才而久沈下位者。時命之適然。

出處之際。顧所遭何如耳。彼有區區於一主。嘆

息於一朝。古者建封列國。士不合於此。則適於彼。今一國。一君遇安。可以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此嘆

息不已過乎。

皓髮郎署

漢武帝故事。日帝至郎署。見一老吏。髮皆白。皓曰。問曰。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駟尚武。景帝好老。而駟嘗少。陛下好少。而駟已老。帝感悟。擢爲都尉。敬

通鳳起

馮衍字敬通。王莽時。人嘗說將軍廉丹興衰。漢室不見。納身不仕。莽後。光武起。歸之。帝亦怒之。不見。

困厄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朔望初日。月上下正。相照氣相攻。薄則有

山川厄於崩竭。聖賢生而肖天地之

貌。莊子曰。天與之貌。地與之形。故首圓象天。足方象地。稟日月之光。鍾山川之

日食月食之變蝕。虧也。

秀得無厄乎。所以虞聖窘於井廩。

父母使舜浚井，完廩於廩下土。

以害。

伊尹負於鼎俎。

伊尹未遇時為有莘之勝臣以滋味說湯。

傳說匿

於版築。

說築傅岩，武丁舉之。

呂尚困於棘津。

呂望行年五十賣棘津七十為屠朝歌。

八十為文王師。

周公薨其尾。

周公有二叔流言之謗詩云狼跋其胡載薨其尾。

官尼

絕其糧。

孔子在陳絕糧。

顏回敗其叢蘭。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秀清

風敗之。

冉耕歌其芣苢。

芣苢臭惡之草也詩人取之以喻有惡疾者。

夷叔燹

叔媛之言。

夷叔衛成公弟而見殺於成公詳見國語。

子輿困減倉之訴。

孟子字子輿魯平公將見臧倉止之。

夷吾受桎梏之難。

春秋莊公九年與齊師戰於乾

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子曰雖也君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囚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百里遭飯牛之賤。百里奚未遇秦穆公時為人食牛。皆學士

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罹此災。況以中才而涉亂

世能免於困厄乎。故周勃厄於曲薄。

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

從漢滅楚有大功封為絳侯。

賈臣窘於負薪。

朱賈臣家貧為妻所棄負薪為食讀書不輟謳

歌道中後官至為會稽太守焉。

劉惔貧而織屨。

劉惔晉人家貧織屨供食。

張華賤

而牧羊。

張華字茂先博物洽聞少時牧羊晉武拜待中

陳平窮巷席門。

陳平不事

產業家貧無與為婚富人張負見之於邑中喪所隨至平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負以女孫妻之。

董威殘

絮縷帛

晉董威得殘縷帛結為衣號百結衣

當時數子困厄之時言

為瓦礫行成狂狷影銷貌瘁如騏驥之伏於鹽

車

騏驥良馬日行千里一日受鹽車之厄伯樂遭之下車而哭解縷衣而暴之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

玄猿之束於籠圈

師古曰玄猿言猿之雄者玄黑也

非無千里之

馱

馱音決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純者

羸馬也純凡鳥也

無所肆其巧也卒之業顯當時聲施後

世孔子曰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

家語孔子困於陳蔡于路子貢疑之夫子曰云云

信乎

安貧

管原憲居蓬蒿中

原憲事見家語莊子書亦云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幾隔土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

併日而食子貢結駟連騎以

從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

病有累於身也賜以憲不能自潤其身

憲

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莊子衣大布係履而過魏王魏王

曰何先生之憊耶

憊困而不能自振也

生日貧適非憊也

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

敝而不完穿而無底貧無完衣完履

非德也。由此觀之，貧者士之常。詩詠終窶。詩北門終

窶且書載六極。書一五六極貧居其四厥有以也。古之善處貧。

者有萑門蓬戶以為居。孔子弟子公皙克不為人臣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

有陋巷席門以為室。席門見上有百結懸鶉以為裘。

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騎我者吾不臣大夫騎我者吾不見有被褐牛衣以

為飾。漢王章學長安與妻獨居疾無被臥牛衣中妻激之後官至京兆尹有藜藿菜羹以

為齋。藜藿于路貧時見家語菜羹范文公微時三餐食也有塵甑釜魚以為給。

漢范丹字史季好絕俗為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結草室獨居有時絕粒問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

禁改為三府所辟應司空命。有賣薪鬻菴以為生。朱買臣賣薪王猛少時鬻菴為業菴音本

有傭書販繒以為食。班超未遇為人傭書因怒投筆立功西域灌嬰

恬然不知乎榮辱退然若忘乎利害。此志士之高路。貞夫之卓行也。其視韓愈

規規以送窮。韓愈日悲窮之作送窮文而欲去之揚雄戚戚而逐貧。

不亦陋乎。大抵與其觀觀乎紆朱綰

玉之樂。不如荷鋤東坡。

陶潛詩云帶月荷鋤歸。謝幼槃淵明寫真圖云老妻日暮荷鋤

歸。蓋淵明歸來時作室環堵。二樓遲於衡泌者之安也。

徑玩菊身耕於前妻鋤於後

故事惟龍下

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與其垂慕乎鞞金衣紫之榮

不如帶經南畝漢倪寬受學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偃

息於蒿萊者之潔也與其聚景公之千駟孰與

足顏子之簞瓢與其求況家之金穴光武以郭況為大鴻臚帝

數幸況第賞賜金帛豐孰與臥袁安之雪門異錄云洛陽大雪丈

餘令出掖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成後舉為

孝廉與其希季倫之步障晉世宗時王愷石崇以富稱王愷作紫步障四

十里石崇錦步障五十里季倫石崇字也孰與偃王褒之丈室王褒嘗作土室以自娛

與其獲王之民之田園晉王戎田園半天下孰與處陶潛之

環堵陶潛歸作環堵之室蓋富貴而苟得不若貧

賤而能安仁樂義也夫士君子以脩身為務困

倉倒不為羞篋笥空不為屈貧何暇計乎孔子

曰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

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家語在厄篇在陳絕糧語于路曰云云厥有旨

哉

觀人

甚矣人之難知也。毀壁揮金，托以廉。

魏管寧華歆為友，其園鋤

菜見地有黃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

吳牀循墻飾以恭。

正考父與銘云：一命而僂，再命

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斃車贏馬，假以儉。

晏平仲斃車贏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者也。

輕世絕俗，詐以介。甚至哀衣博帶。

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佩。

環玦衰衣博帶。

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

鞠躬踧踖，是恭敬不寧貌。

竊仲

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譏刺言治竊管

晏之才。

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詞，譏刺言治竊管晏之才，俱安石事。

珉中而玉表羊

質而虎皮者。

揚子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唐書贊賈耽杜佑，命狐楚大依。

高冠處成務，可也以大節。

何可勝數，所以帝聖失之。

伯鯨。

堯使鯨治水，鯨方命，圮族。

尼父失之宰予。

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曰：以容

取人，則失之；予，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光武失之逢萌。

光武以逢萌為侍中，嘗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者，逢萌是也。後討董憲時，詔書特下，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帝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萌為社稷之

孔明失之馬謖，趙憬被知於陸

贄。

趙憬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議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為計。由是上不直贄，時與憬約，至上

前極論延齡奸邪，憬觀帝意，輒背之。

楊畏見取於大防，多遜終欺於

季昉。丁謂始誣於萊公，知人信不易矣。雖然，晉

文公以壺飧得趙衰

趙衰以壺承飯從文公行役衰雖飢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也故文

公用

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問

其意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知名當時

揚子雲之寂寞也

懼而投閣

揚雄作解嘲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後劉尋等坐獻符命事連及雄王莽

使使者收雄雄時校書天祿閣自知不能免從閣上自投而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謝

安之閑暇也一喜而折屐

謝玄敗苻堅報至安方與客圍碁談笑自若起而接

檄不覺屐齒折

其梗槩又可見矣莊生曰遠使而觀忠

近使而觀敬煩使而觀能卒然問之而觀智急

與之期而觀信委之以財而觀仁告之以危而觀節醉之以酒而觀則雜之以處而觀色噫得觀人之法乎

失之馬謖

馬謖才器過人孔明深嘉器異昭烈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

然以謖爲參軍謖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大敗亮揮淚斬之

見幾

君子曰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錫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見家語困誓篇
君子即孔子也

夫鳥獸且然況靈於物者乎所以

易重知幾

易曰知幾其神乎

詩取翻哲也

詩周頌美微子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故夫子聞趙殺鳴犢臨河而返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聞竇犢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今乃殺之遂反衛

靈公問陳明日遂行下此如穆生為醴酒而去

穆生為楚元王大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遂謝病去後王戊與吳謀反申公白生與諫於王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春於市胥相也靡隨也言拘繩之雅春正身以春也胥靡

辱免袁閔為土室而隱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溪山以母老不宜遠

避作土室以居

黨錮之禍脫所以鳴夷扁舟於五湖季

膺寄思於鱸魚

張翰字季膺晉惠帝驕奢無度膺慮禍因秋風起思葦菰菜鱸魚膾嘆曰人生貴

適志欲富貴何為即引去之

魯望興屬於雲水夏至楊元琰之

截髮為僧梅福之變名為卒

漢梅福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後有人見之於會稽改姓名為吳門市卒

逢萌之掛冠

王莽殺長子宇及衛后忠臣直士不附己者皆

灰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身即解冠掛東都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彭宣之上

殺淵明三徑之菊世忠西湖之遊

韓世忠為宋將軍因秦檜和戎

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時遊西湖自樂號清隱居士

皆高飛遠舉卓乎鴻冥鳳

翼也。不然商鞅之裂。

商鞅為秦變法，秦人怨之，出欲殺之。商鞅欲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去之魏，魏不

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攻之，車裂以徇。

吳起之刎，願被布褐。

而處窮廬，竟莫之能。李斯相秦，志小萬乘，及制

於雲陽之市，亦願行上蔡曲徑，不可得也。

趙高數誣

李斯不忠，論斯要斬咸陽市。斯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謂之知

幾可乎？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避害而

後求榮。

福莫大於無危，利莫大於無害，無危無害其榮多矣。

故香餌之美，龜龍

聞而深藏。

龜龍皆靈物，知餌之香者必設機投害，故深藏而不近之。

鸞鳳見而高

逝者知其害身也。彼鳥鵲魚鼈食香餌而後狂

飛奔走，固知其難免矣。

鳥挂網魚吞鉤，後欲擺脫難免。

遊於五湖

范蠡越大夫勾踐欲伐吳，蠡為之謀，既伐吳滅之，蠡遂扁舟遊於五湖，夏姓名號鴟夷。

夷與屬雲水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行歌長詠。

時人謂之江湖散人，自號天隨子。

截髮為僧

楊元琰，唐中宗時人，武三思用事，請棄官為僧。

敬宗等聞而咲之，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及暉等，得罪琰獨免。

上綬

彭宣，桓帝時人，見王莽用

事乃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居國數年薨。

三徑松菊

陶淵明為彭澤令，辭官歸隱，歌

歸去來辭，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吳起之刎

吳起去魏相楚，多殺公族，楚臣多怨之，悼王薨

大臣貴戚作亂
攻吳起殺之

威儀

語有之。衣冠飾貌。人見而敬。毀而囚。晉

囚首露髮
不戴巾帽

也。

人不讓席矣。

不飾外貌者無可
起畏人與之爭席

乘駕鳴騶。

鳴騶
馬加

鍤鈴尊貴
之導從也

人望而避之。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

有威無威。其致相遠也。可無慎乎。晉惠公以慢

瑞無嗣。

國語云晉惠公見襄王不敬執玉卑拜不稽首內使
歸以告王曰晉不以其君必無後晉侯八年果隕於

韓十一年而晉
人殺懷公無宵

文公以肅命興國。卻犇以傲享徵。

左成公十四年卻犇為晉使衛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

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夫傲取禍之道也至十

七年晉殺其大夫卻犇
犇苦成叔即卻犇

冀缺以敬妻受服。

左僖公二十二年
季使過冀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晉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良

宵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

之如彼見士曰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

磬折鞠躬
躬也 坐

必抱鼓。

抱鼓手
拱也

視不離夫結禴之間言不越乎

表著之位。

叔向日會朝之言必聞於朝著之位所以昭
序事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俯仰可宗揖讓可貴故為萬天之望也。漢唐而

下若馮參之容儀

馮參漢成帝時人學尚書為人矜嚴好脩容儀

張堪之

脩整

張堪漢光武時人為光祿矜嚴好禮居處幽室必自脩整

侯霸之威容

侯霸漢成

帝時人為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牟融之端重

牟融漢章帝時人字子優博學舉動方重章帝

以為

朱暉之進止有禮

朱暉家世衣冠早孤有氣節性矜嚴而進止必以禮

何

大尉

熙之動作有節

何熙漢和帝時人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而擢之

雖非本於德著亦皆善其表則矣若夫達奚武

華飾居位

達奚武字成興少儻仕魏為雍州刺史

不持威儀行常單

馬門不施戟而取輕於世第五倫在位以清白

稱時人方之貢禹

第五倫漢章帝時人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清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

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於世貢禹漢元帝時人脩身好學不事威儀

然不脩威儀亦以

見譏於時劉康公曰能者養之以福

養其威儀可以疑受多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草蟲昌族

左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子於垂隴子展良宵等七人從趙孟請賦欲以觀志子

展賦草蟲良宵賦鶉之賁賁卒章文子告叔向日良宵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凶者也後二十年良宵縱酒為帶駟所滅死於羊肆子展專鄭政其族益大

廉潔

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嗽。孔子過盜泉渴而不飲

邑號朝歌。墨翟不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里名勝母。曾子

回車。淮南子云曾子至孝不過勝母亭名柏人。漢高夜遁。漢王欲東擊韓王信

餘寇過柏人亭。貫高陰壁人於廁中。漢高欲宿。心怖而去。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

善。尤且羞之。况親為汚行。以自辱其名哉。魯孔

子東西南北不受廩丘之養。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以識也。一日齊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曰。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之食邑。其不知丘亦甚矣。行之。曾參做衣以耕。不受魯君之邑。子思

緼袍無裏。卻子方之裘。子思在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曰。吾聞遺人物。

不肖者受之。如棄物於溝壑。吾雖無德。不忍以身爲溝壑。遂推不受。原憲桑樞。甕牖。辭

常之賜。原憲見上此皆守冰壺之潔。姚元崇作冰壺之誠。冰壺者清潔之至也。

當官清白者有類乎此。甘塵甑之貧。塵甑見上卓哉尚矣。下此則

卻金之楊震。王密謁見楊震。懷以千金。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耶。固卻之不受。還珠

之子。嘗拔葵之公儀休。公儀休拔園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斷

駕之第五倫。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斲芻以養馬。被絮之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太守。素以清節自持。身被絮襪而已。酌水之鄧伯道。晉鄧攸遷吳郡太守。乃載

采以行但飲
吳水而已

遺絲之山濤留犢之時苗淡食之宜

秉曳柴之王良

王良為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

柴自田中歸恢日欲見夫
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

不持一硯之包拯不受衣

襪之劉恕

劉恕宋人家貧自守寒無衣司馬溫公遺以衣襪至半路遣人歸之我賜不受況他人乎公僕

美之

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勵俗若乃晉世

惟貴於錢神

晉惠帝時君權不立臣下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譏之

漢代不慚

於銅臭張武受賂

張武漢文帝臣張武受人金錢上覺更加賜賞以愧其心而不之罪焉

李訓警官

李訓唐文宗時人李訓與鄭注以誅宦官為己任聲勢喧赫賓客填門賂遺山積

蕪

逢吉市權李師望哀積是民之蠹國之病也嗚

呼富其身而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是亦奪諸其

民之子孫者以與之也

天賦民以生即賦利以養其生一人富蓋百千人即百千人絕

其生也猶欲富吾子孫又奪其子孫以利己也

己且盤遊而婦子救以嬉焉

民且勤動而婦子悲哀以久焉

晏子曰民有短褐不完藿食不飽而吾美

妾與焉母乃非相人者乎即不令己婦子嬉遊而忍心民悲哀意也

是求免於鬼責且難

矣

莊子云知天樂者無鬼責

而況等於孔顏哉太史公曰晏

嬰若在吾為之執鞭意有激而云然也

敝衣以耕

家語云曾子敝衣以耕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參固辭不受

絲遺山

濤

晉表毅居官以絲遺山濤濤任滿去前絹致官舍塵埃堆積已

留犢時苗

時苗字德

胃為壽春令初到任求一輦車駕黃犢牛歲餘生一犢及去任留其犢曰是爾土所生今不以為歸苗田是名知於

天 逢士吊權

後漢劉知遠將終以後事託吉與郭威等吉專賣法

師望袁

積

李師望未詳哀美也

崇儉

易曰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六八五爻辭六五柔中為賁之主陰性吝吝故有束帛戔戔之

象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者寧儉故得終吉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出書經太

甲上篇

儉之義大矣哉故上古之世采椽不斷

椽桶也以圓木為之不斷以求方

茅茨不剪衣布褐飯土飗鑄金

為鉏

師古曰飗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金鐵也鉏治田器也

埴埴為器是以夜

光之珠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趙國之

女

趙女古樂府云燕趙多美人有美者其顏如玉

不充後宮駿馬馱馱

馱馱

良馬

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

為采

西川出畫圖

自天子已然而況其下者乎故魯

莊公將刻桶大夫御孫諫之

左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桶御孫諫曰臣聞之

儉德之其也。吳闔閭有儉德。楚子稱之。季文子成

侈惡之大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左傳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帛

無重器備。晏平仲為相。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

家語云晏平仲祀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亦賢大夫也。他若高允之布袍。高允

北魏人為中書令家貧妻孥不立諸子樵採魏王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糲袍鹽菜蔬食而已。劉寵之

陋巷。劉寵漢建寧初為司空。宣秉之布被。宣秉漢建武初拜御史中丞

丞性儉約常布衣蔬食。所得祿俸輒散親族。蔡遵之韋袴。漢蔡遵為人廉潔小心家無私財常衣韋

袴布衣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重焉。此數者亦庶幾君子之戒焉也。

若乃聚鵠冠者必招鄭伯之惡。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

盜殺之君子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載瑗弁者遂致河神之乞。左傳

玉嘗為瑗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謂己日界余余賜。女子盂諸之麋弗致後與宋戰敗於城濮盂諸宋地也。管氏

朱弦反坫。家語云管仲饋魯而朱弦旅樹而反坫山節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敬叔載

寶來朝。禮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天子。陳咸之

玉食。西漢書咸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何曾之蒸餅。晉何

豪侈厨膳滋味過於王者其蒸餅上不拆作十字者不食。則皆弊化奢麗怙侈滅

義而已矣。甚則瑤臺瓊室。史記樂作瓊宮瑤臺象箸玉杯。

紂作象箸箕子曰有象箸者必有玉杯

以奢亾天下臺被文繡晉唐事也

車

掛犀象以奢亾其國曳羅紈甘梁肉以奢亾其

家齊田嬰淫侈妾諫曰今君後宮綰綯梁而士不得短褐妾餘梁肉而民不得糟糠公家之事日損矣後嬰果為齊所滅

蠟薪錦帳玉鳳金龍洛陽伽藍記晉元保奢侈當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卵雕薪元保

官戶以玉鳳脚鈴金龍吐燭何不可也以奢亾其身是奢之為禍竟不

如儉之為福也雖然過奢不可過儉亦不可唐

韋莊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唐韋莊性甚儉家極富數米而炊稱炭而爨

張充繫鑰腰下行如環佩張充梁初為祭酒性極儉蓄家事不付妻室俱身領

之繫鑰匙於腰行若環佩之聲

單衣責償於從子如王夷甫

王戎性儉

齊姪完娶戎以單衣借之姻畢責之使償

家廟不立祭於堂簾如王叔介

唐王珪字叔介為相不立家廟乃祭於寢簾下為有司所劾

君子又奚取焉

蠟薪錦帳

晉石崇富以蠟代薪王愷鬪富作錦步帳五十步後為奴輩所殺盡分其家財

殖業

管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

子夏初貧後以貨殖致富每使諸侯結駟連騎以從

後孫端木叔淫侈無度及病家無擔石之儲死無瘞埋之資語見列子書

白圭以貨殖尊於

後世

按貨殖傳白圭當魏文侯之時樂觀世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慾與僮僕同甘苦以此居積

致富後傳子，然一再傳，貪人鄙夫，富其身，不足且

思及其子孫，數米而稱炭，操籌而懸鑰，汲汲然

為後人立無窮之基業，孰知慶氏之欲既足。

封家過侈，齊人滅之，奔吳，吳與之朱方，而富於舊。長民之

齊以其地與晏子，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

基已危，銅山金穴。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以自鑄錢，光武

帛過盛京師，號為金穴。化為煨燼，何益也。平泉山居，何以保

洛城之不驚。李德裕別業號平泉山居，中有奇珍怪

陽園囿，豈能止曹王之不市。張柬之有園在襄陽，曹

漢陽中興功臣遺業當百世，保之獨奈何，使其子孫驚乎。魏徵有正寢之殿，宅無

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正寢之枕，以與之後子，弟賣之，白居易曰：憲宗以財贖焉。康節有天津之

居，悉屬豪門。石家有金谷之園，謝家有玉杯之

池，悉化異物。唐長安永寧坊西為玉杯池，乃是謝靈運之池，後為馬燧宅。甚至馬

燧之室，鞠作道場。唐馬燧子暢以第中，大杏，魏質文場

樹暢慎進宅，汾陽之閭，夏為僧舍。郭子儀成子孫不肖

舍，可痛哉。蕭相國乃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

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蕭何為高祖治未央宮，家居不

事垣屋，帝怪之，對曰：後世云云。

疏廣不殖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疏廣疏受為太子太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恥。即日上疏乞骸骨，歸既歸將所賜金銀置酒，請鄉族共賞之。或勸之別立產業，以為子孫計。對曰：云云。

李沆治第，封丘門。廳事前僅容旋馬，曰：為太祝奉禮，居則已寬矣。

李沆事宋史詳具 古哲人之見卓乎！所以華歆無擔石之儲。

華歆漢獻帝時人家無擔石之資，晏如師古曰：石，瓦器也。二石謂之擔。 宋弘無餘財之積。

漢書宋弘字子京，光武時為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范遷之子。

無立錐之地。范遷素以清貧自守，一傳於子，無以自存。 楊震之孫有蔬

食之窶。楊震四世為公卿，家不事儲蓄，自稱為清白吏子，孫清守皆蔬食水飲。 皆智也。龐

公答劉荊州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子

孫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道也。龐德公未嘗入城，夫妻相敬如賓。

劉表候之，龐公適耕隴上，妻子耘於前。表陽問曰：先生若居於此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答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云云。表乃愧大息而去。 曰：哉斯言，可藥殖業者之癖矣。

天津之居。邵堯夫名雍，號康節，過洛陽愛其山川形勝，遂天津橋西起宅三十間，居之。熙寧初

行官賣之法，天津之居亦在官賣之中。司馬溫公憐而買之焉。

金谷之園。石崇之園有館名曰殺園，亦廢。

報德

傳曰校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是以趙盾活○

夫於翳桑○而免入朝之難○

晉趙盾出遊田見餓人將壺餐食之藏其半日二年

官學不知母在不肖者為簞食與之後盾諫靈公彈人

公欲殺之餓人與公甲士倒戈以禦士徒盾得脫

周武蔭○

武王行師見道有賜人熱自下車扇之後武王

賜人於長樾○而歸華陽之馬○

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

秦穆公

善馬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欲置之法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賜之酒後秦擊晉野人皆求從推又爭死敗惠公於韓原

趙簡棄白騾之肝○而獲翟人之甲○

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陽

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疾醫曰得白騾肝可愈求於簡子簡子召庖人殺取肝與之居無幾趙與兵攻翟廣門官七百八皆先登而獲

魏顆從嫁妾之命○而來杜回之亢○

晉魏顆父將死命顆

日嫁是妾疾病又曰以是為殉及卒顆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嫁之後與回戰顆見老人結卹以亢杜回夜夢老人曰余乃女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治命是以報爾

僖妻施盤璧之餐○而保負羈之

宮○

晉重耳出以過曹僖負羈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子盍自貳焉乃饋盤餐致璧後重耳伐曹數其不

用僖負羈仍命

楚莊赦絕纒之臣○而奏破吳之績○

顧榮啖執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

顧榮晉人一日與同僚飲見執

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色榮割炙啖之及

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為率督救榮得免

晏子辛俞從成以報欒盈豫讓漆身以答智伯

趙襄子殺智伯豫讓禽足碎首以登百里黔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

見納以頭擊腦裂曰臣生無補於國不知死也公悟用百里奚所以致身不辭沒身無

悔者皆不背恩之道也嗚呼綈袍雖薄尚繫須

賈之仁范雎魏人被須賈讒奔秦秦王用之後賈驂秦雎矯服見之賈取綈袍贈之雎為賈御至相府先入門下

以實告賈賈膝行謝罪雎曰汝得不箕食且微猶酬中山

之惠趙伐中山中山君公走有挈艾隨後況受非

常之德而有不報者乎此義不明背施滅德者

踵至矣吾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僖公

十二年晉薦飢求糴百里奚謂穆公與之十四年秦飢求糴不與故秦伯代晉敗於韓原獲惠公以歸越饑吳

與之粟吳饑越閉之糴越大飢請糴於吳子晉不聽欲攻之吳王曰義兵不攻服仁者

食飢餓遂與之三年吳亦飢請於越弗許此所謂德出而怨反恩獻而仇

酢宜乎秦人伐晉而吳遂棲越也他如敏中得

志而擠李德裕唐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學士後裕失勢敏中力排之貶潮州司馬楊

畏用事而叛大防宋呂大防以楊畏敢言且助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帝詢故臣孰可用

畏只疏章惇等而叛大防此何其用心之忍乎比於御珠之隋

蛇隋侯往齊國見蛇被傷侯救之後回至蛇所見一大蛇啣珠就侯驚不敢取是夜夢得一蛇覺得雙珠持

環之楊雀楊寶七歲時見黃雀為鷹所搏收而養之百餘日雀愈飛去後化為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好掌此環子孫世為三公誠愧之矣雖然受恩貴必報而施

德貴不德咎有言於魏無忌者曰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魏

子願公子無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無

忌救趙有自功之色客說之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云云旨哉言乎可為施報者

之法矣

之法矣

赦絕纓臣

楚莊王夜飲群臣堂上燭滅有一客戲其美人美人絕其冠左纓莊王令在座皆絕

其冠左纓然後舉燭後

晉與楚戰客致灰力

殺身以酬

北郭騷家貧無以養母晏子分

府庫俸祿食之後晏子以事見疑出亡北郭子曰吾聞人養其母身仇其難乃自刎謂其友以頸見景公景公乃自追晏子從灰以報

知己

嗟夫知己之難也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

王陽登朝

友人貢禹聞之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罕生子皮灰國子子產哭日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

子知我也匠人輟成風之妙巧

匠石見汚墁者鼻上有泥聖匠石運斤成風斲之而

盡而鼻不傷坊墁者

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

期聽之曰蕩蕩乎其若流波也云
云後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范張款款於下泉式

與張邵為友邵卒乃見夢於式曰吾以是日死子豈能相及式
乃服友服以赴之初將窆而柩不進式至乃執紼引柩車乃前

尹班陶陶於永夕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與譚當晏
暮不食晝即至冥陶陶和樂也

羊左道遇雨雪則衣糧可弁羊角哀左伯桃為友友
聞楚王賢往事之道遇

雨雪計不俱全遇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雷陳情固膠漆也雷義陳重為友舉茂才雷

讓與陳刺史不聽雷遂狂在不應命
而祿位足輕德公

德操望衡對宇歡情自接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

情自接泛舟寒
稭康呂安營業不異進止亦同稭康

呂安相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
豈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

嚴苦則春叢零落者乎劉峻絕交論云叙溫煥則寒谷成暄云云
故法虔

喪後道林為之精神霄喪風味轉墜蓋傷冥契

既逝而發言莫賞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蘊結余其亾矣
莊子所以寢說於惠施之灰也

林後一年亦殞
若安石一日千載之語謝安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與語也
石與支道書曰終日憾憾觸事惆悵

惟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劉尹清風朗月之思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故人天際夢遊曲江千里神交

元稹為御史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詩寄元曰
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
日到梁州時元稹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
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
合若符契
所由來矣語曰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

愉快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噫自古難之矣

篤義

友道賴以不朽者獨此義也義生於心不容泯

滅故季子懸劍心不忍負

季札出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審劍口弗敢言札心

知之使還徐君已死解其審劍繫徐君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乎

漸離擊筑人皆垂淚

荆軻去秦高漸離擊筑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羊

子有泣下之仁

羊舌肸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

邱

成服分宅之德

邱成子自魯聘衛衛之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送以璧後穀臣死成子迎其妻子還其

璧隔宅而歸之

朱暉信張堪以一言厚賑其妻

朱暉張堪同南陽宛

人張為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張死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季子問曰大人不與堪為交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陳綱殺劉元於南陽忠

報其友

陳綱與張宗受學南陽宗為劉元所殺而綱往南陽值元醉卧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

荀巨

伯不敗義求生大盜因之顧義一郡為之獲全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胡賊攻郡友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耶賊至願以身代友人死賊義之班軍而還一郡獲全

是以楊公四世之清德可原

曹公

將誣楊太尉與袁公路同逞孔文舉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

徐穉萬里之葬弔可赴

徐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

閻

敞百二十萬錢之寄不欺

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

百二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嘗舉家病卒惟餘孤孫九歲嘗將死謂有錢二十萬寄椽間敞其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不

勝取錢還孫孫曰祖止言二十萬

此皆人所難能者也

敞曰府君病困謬言即君勿疑

脂習之哭文舉武帝稱其慷慨

脂習哭孔文舉尸魏武叔欲治罪以其事

直見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

曇遷之葬蔚宗孝武聞而嘆

賞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歎後蔚宗被誅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加貨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

陛下自

殺賊臣自葬周旋蔡興宗之抗言可嘉矣

蔡興宗收

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徐晦別楊憑於藍田

感有布衣之知

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母乃為累乎對曰

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將升今日遠謫安得不送

王待質餞希文於國門悲其

天下之賢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待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與范公公黨人公賜質之厚矣

數人者犯難而全

義者也故曰君子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是故
皎可斬璧終不可疆而求噫士之輕財重義者
其心固如此

貞烈

女德之不貞婦之愆也女而至貞然烈然婦命
之奇也故其姜柏舟自誓
衛其伯蚤外其姜守義父母欲嫁之因作柏舟自誓

趙女彈箏，明志

趙女羅敷採桑陌上趙王見而欲娶之敷乃彈箏明志

高行剛

鼻以辭使命

高行梁烈女梁王欲聘之乃割鼻以辭使者

荀采粉書以見

節操

陰喻妻荀采被勢家奪至其門自縊而灰粉書字於帶曰願以灰還葬陰氏灰無遺恨

豈曰勢

利貞心頓改哉陶嬰黃鵠有歌

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兮

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孤影何傷

淑蘭孤燕有吟

衛淑蘭夫死不嫁戶有孤燕以絲繫足明

年燕復來女為詩曰昔年無獨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

是以斷臂者不恤

其肢

五代王凝卒於宜妻李氏負骸歸過開封府投宿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李氏曰此手迺為人執耶引斧斷之

開封府尹聞之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嚼舌者自顧其口別日者無嫌

其首截髮者寧醜其形李德武妻王貞妻截髮守志此顧不以

存以易心夏侯文寧以女妻曹爽爽死文寧命女他適女曰妾聞仁者不以存以易心而盛

衰改節者也賈直言貶嶺南謂妻曰卿可別嫁妻曰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乃以帛封髮曰非君子

不至若從義而外不從義而生樂羊之婦夫為

忠臣我為忠臣婦昂發之妻秋霜其概松筠其

操矣王昭儀有滿江紅之詞至正十二年元人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

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於驛內有云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未云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

隨圓缺朱夫人有四言篇之詩元世皇十一日夜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

安康夫人朱氏與一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成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浴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王氏投崖清風之嶺口占可泣

韓氏赴水岳州之潰長句堪涕元人破岳州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主

將韓知不免乘間投水次越三日得其尸練君中有五言長句中有語云貪生念麴蛾之冷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晉領

夏有不記名如徐君寶之妻滿庭芳之詞可痛

也肯辱身胡虜哉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同韓氏被虜自岳至杭相隨數千里王虜欲犯終以

巧計脫因諫曰侯妾祭先夫歸君未遲也主喜諾為焚香婦再拜默視南向飲血題滿庭芳於壁投大池而外中云幸此身未

北猶容南州破疆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嗚呼天地如存

烈名長在簪堅折白玉瓶沈斷青纓一時之命
萬古之名千載以下莫不為之歔歔雖死生也
玉骨花顏冰魂雪魄長伴烈風照彤史矣

嚼舌

洪州潘氏名昭英夫死遇強寇執之潘嚼舌噴血頭面衣服悉潰血痕賊舍之

剔目

唐房

玄齡少有危疾謂妻盧氏曰爾善事後人盧乃剔目示不嫁

投崖

臨海民婦王氏美姿容被元人

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師還至曠過清風嶺婦曰吾知所以死矣齧指出血寫口占崖上末曰回頭故山看漸近
冰魂雪魄
宋端平二年榮全據存亾兩字寔哀哉遂投崖而死
高郵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礎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

樹之罵至死不絕後閹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賜廟潘紫岩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娥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襄顏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時隱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
其人蓋有保身之哲矣故梅福變名吳市
逢萌挂冠東門
李子雲懷德遠遁王君公儉
牛自隱
或以
托疾杜門
或以採藥名山

牛自隱

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遁以去唯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隱

或以

托疾杜門

周黨字伯况王莽時托疾杜門

或以採藥名山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賣者三十餘年范史雲拮拾自資有甑中生塵

之歌范丹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陳留父老聞言大息發

羅網高懸之論桓帝時黨錮事起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相抱而泣有陳留父老過而大息言曰龍

不潛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江河及乎或畜蜂豕以為事姜岐漢延熹中隱居

以畜蜂豕為事或同傭人以為列汝南范滂等自公卿從學者滿天下以下皆折節大學生

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避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姜岐棲遲衡廬學者相

從滿天下袁閔誦經不移盜賊相約不入閭林

宗見竒於李膺人羨登仙徐穉下榻於陳蕃時

稱高士徐穉字孺子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草萊可以飯

客土牖可以納食袁閔築土室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身穢商賈

王烈字彥方太守公孫度換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釋耕隴上龐

公釋耕隴上而不應辟命逃入山中崔郭為卿族所屈辱逃入山中

不應或如意自歌張文詡仁壽末郡頻舉皆不應或以如意擊几而歌或彈琴

自娛紫芝翁字使人利名之心盡元德秀字紫芝隱陸渾山中惟

飲酒彈琴自娛而已房琯見而嘆之雲卿竹几令客恍

日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若而自失蘓雲卿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屬

豫章帥及漕致之帥漕密物色夏服為游士入

其圃翁運鋤不顧及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而已二客恍若自失次日謁之則扇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

故而翁已適矣

此皆知貞期難對琛寶可懷

華

申屠蟠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雖遐棲蒙穢其

高風固何如哉龐德公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

暮而得其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其

所宿而已世之治亂何與焉

劉表數延請龐德公不屈龐德公咲曰鴻鵠巢

於高林

二五二五

身隱

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志在隱

處巢穴步武許務

許由務光

跡追園季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

生漢四皓也脩道潔已非義不動隱商山

故嚴遵閉肆下簾以著書

嚴遵字君

平蜀人賣卜成都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

鄭樸躬耕谷口而振名

鄭樸

字子真谷口人楊子雲盛稱其德曰谷口子躬耕岩石之下而名振京師

富貴不如貧賤向

長有嘆諫議不移耕釣嚴光終逸其抗志

嚴光漢光

武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誠有在也井大春鄉里中不

脩刺候

井大春名丹性於高未嘗脩刺候人

閔仲叔太原時甘含菽

水関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周黨自以爲弗及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蔬梁鴻牧羊上林

而得淑媛之配梁鴻受業大學學畢乃牧羊上林孟氏有女孟光自願配之高鳳農

畝爲業而擅名儒之稱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專精誦讀後遂爲名儒焉

土穴爲居同臺伶之舉臺伶鑿穴爲居採藥自業魏郡郢人也沂山隱

遯並矯慎之風矯慎字仲彦隱沂山因穴爲室同郡馬瑤亦隱沂山以免置爲事百姓美之號爲牧

先生樊英魯陽人明五經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窮

巷之下其意又可知也不然莫莫高山深谷透

迤四皓秦始皇時見秦虐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透迤云云夏編草以爲裳

冬被髮而自覆孫登無家屬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又何慕與玄晏先生耽玩典籍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乃

作玄守論遂不在惟耽玩典籍五柳逸士採菊東籬陶淵明採菊東籬愛

松風則陶景弘之爲人陶景弘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衣

薜蘿則宗敬微之清節敬微名宗測宋敬士炳之孫也常曰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

薜蘿擁書萬卷不假南面百城則李謐之爲念李謐

受業孔璠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云云遂絕迹下帷五斗先生劉伶五斗解醒王勣

次劉伶酒德頌又種放字仲逸洛陽人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雲溪醉侯

著五斗先生傳焉文事佳集

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意況遠矣。孔淳之有云潛游者不

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孔淳之性好山水。會稽太守。謙方明。苦要之。不當往。

咲日潛游。推此志也。雖不一轍。而致則符乎一片。

閉心長與白雲為侶。陳搏不在為表。謝上日數行。丹詔徒煩彩鳳。脚來一片。閉心已被白。

雲留。豈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馬樞有言曰。貴

爵位者。以巢田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

庫。王倫留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周遍。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田為桎梏。云云。亦各從

所好矣。

富不如貧

向長朝歌。八讀易損益卦。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遂肆志名山。莫知所之。

歌舞

歌舞之記。不絕於史乘。故出日見於堯岷。

逸士傳曰。

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帝力何有於我哉。薰風解於虞世。

舜作五弦。

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今猶曰淳龐之俗。

也。迨後采薇貞志。武王克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漸

麥興嗟。其有隱憂乎。若夫大風之起。

漢高祖大風歌云。大風起。

今雲。素波之揚。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帝京欣然。乃作秋風辭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不流兮。揚

飛揚。

素買臣負薪而守己越婦采葛以懷王吳越春秋

之婦人傷越王用心迺作歌曰嘗瞻不苦日采葛越

味若節今我采葛以作絲歌名若何苑說

日曾參耘瓜誤斬其根曾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

蘇蹶然而起進曰參得罪於大人大人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

祭遵永言於投壺劬勞噫於梁鴻陽春和於楚

國荆軻易水之別荆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服送

細君黃鵠之悲漢書曰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妻烏孫悲愁

馮諼彈鋏欣遭代舍之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雖寄意不同其用心各有在也

車之載窳成飯午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為商作

林類優游於拾穗歌而吟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療饑於採芝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

東而下淚隴頭流水望秦川以斷肝遺穗於故畦並歌而進

阪九迴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用里

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心肝斷絕若此可深長思

矣搏髀撫絃之歌風俗通曰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

撫弦而歌問之乃其妻也云百里奚五羊皮所貨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

臨別時烹炊屢屢今富貴忘我為怨也繞梁

動葉之歌奇也泛滄浪之水以濯纓望邯鄲之

路而倚瑟

漢書上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於邯鄲之路

興也北林明月

舍清韻之虛徐懸瓠竹堂賞詠言之高麗

後漢書高

祖征河北饗侍臣於懸瓠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天兮無不耀江左一隅獨未照

亦一時之

況也至於舞則東夷荷葉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茅而舞

西楚

拔劍殺沛公事

纓綉乍拂於風起

廣陵國獻善舞者於燕王王登

崇霞之臺在側時香風欲起一人隨風宛轉殆不自反而王以纓綉拂之

掘柘初起於蓮開

陳游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曲此舞因曲為名用一女童幢施金鈴林轉有聲其來也於一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

陶謙與勝人之嘆

魏志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

引入燕飲磐舞屬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又不轉曰不當轉耶謙曰轉則勝人

定王益桂陽之

封漢景帝後一軍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

旋帝迺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驚旌夏之忽求

左傳宋公享晉侯懼退入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

房去旌卒享

羨象箭之為美

左傳吳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

則

舞之可述者也噫天下之長袖善舞者幾人哉

史記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邵子曰疑將百年事都入一聲歌

斯俱達觀之解者乎

漸麥興嗟

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歌

永言投

壺

後漢書云祭遵為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劬勞噫歌

梁鴻作五

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瞻帝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宮闕崔嵬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陽春和

楚

宋玉楚王對有云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十人而已

彈鋏

馮驩為孟嘗君客甚

貧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無

峽裏泉鳴

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峽中

以為家孟嘗君不悅猿鳴淡山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歌之曰

繞梁動葉

洞冥

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記漢武帝使薰謁乘浪霞之輦以候王母王母至與帝宴歌春歸之樂歌聲繞梁三匝草樹枝葉皆動

滄

浪

孟子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北林明月

世說王曇首年十四五優歌諸

妓向謝公稱歎謝後出東府土山上王往土山下度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諸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畫師

俗人謂畫有六法

畫品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

類賦彩五日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

棘刺其心隣女呻吟

顧愷之畫隣人女像掛壁上以棘刺女心上隣女為之呻吟

畫維摩及開戶光明照寺

愷之畫維摩先閉戶往來一百餘日及將點眸子謂

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開可三萬第四日開可一萬第五日開可五百萬錢

道

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藉破迸聲。吳道子嘗訪僧僧不

禮遂於壁上畫驢一疋。一夜有僧繇畫龍點睛則聞破

壁飛去。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震破壁一龍

乘雲上天不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吳道子畫龍鱗甲飛動每陰雨

點者見在則煙。畫鬼神則驚動坊邑。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吳道子畫鬼神於天宮

霧生資母冥禮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

挫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

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至圖畫先最後顧冠於前張絕

於後道子兼有之故楊惠之見道子筆法而棄

畫學塑也李公麟之畫大士像。李公麟初喜畫馬有法秀師讓之曰公業

已習此則日夕習思其情狀求爲神駿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日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日但

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妙絕天下。郭忠恕之畫樓觀臺榭王維

之山水雲勢郭熙之山水寒林真春則豔冶如

咲夏則蒼翠如滴秋則剛淨如粧冬則慘淡如

睡。郭熙著山水論曰春山豔冶而如咲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非浪說

也黃筌之畫野雉。黃筌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陛殿下鷹見雉擊擊數四

孫位之畫奔湍。孫位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黃謂寫

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孫稱神逸豈

偶然哉至於徐熙墨筆之畫黃筌以其不入格

其字遂故墨筆為彩色然其氣韻遠不及熙也

江南徐熙畫花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湧出別有生意筌惡

其亂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熙子乃効黃筌格更不用墨筆直以

彩色圖謂之沒骨圖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文與可之墨竹東坡謂文與可畫竹先有成竹於胸中一筆掃就生意自在倪雲

林之枯木竹石古今稱奇崔白之翎毛崔白濠梁人以畫敗

荷鳧鴈得夕然尤吳僧善畫草蟲以其扇精於花竹翎毛吳僧之草蟲吳僧善畫草蟲以其扇送司馬君實君實謝云

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工楊子華之馬一時絕倫至

滕王之蛟蝶名畫記謂滕王元嬰善畫蛟蝶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蛟蝶圖孝行之

鷹鷂亦云工矣若雲漢之圖獨擅於劉褒後漢劉褒

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見者皆寒雙筆之枝更奇於張藻張藻善畫以手把握

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雙筆一時齊下一為枯枝一為生枝噫筆參造化畫豈

未枝哉若世之肥紅瘦墨分者世謂李伯時畫非若世之畫工混為一律

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也固不可同年語也

學塑揚惠之與吳道子俱師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後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

收事雖隴下

三

樓觀臺榭

郭忠恕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

山水雲

勢

王維山水雲勢世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山水寒林

郭熙為御史院藝學善山

木寒林得

畫馬

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踈齧長鳴如索水草世稱畫聖

畫鷹

鸛

高孝行畫鷹鸛集壁觀者殆不知是畫鸛鴝遙見皆驚怖

氏族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家必有宗其後支庶各別為氏有以所封之國為氏者若韓若魏若呂若閻之類

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其後為魏氏

太公望本姓姜封於呂故曰呂尚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閻其後為閻氏

是也有以所食之

邑為氏者若蕭若苗若楊若婁之類

宋太公食於蕭其後為蕭

氏楚賁皇食於苗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故為婁氏

是也有以字

為氏者戴武宣穆也有以官為氏者司寇司馬

倉氏庫氏也

漢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陳伯袁

之後為袁氏齊公子之後為高氏此則以名為

氏也老子生於李下而為李

老子武丁庚辰二月十日五日卯時生於楚之苦

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出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

趙奢善於馭馬而為馬

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子
孫因以為氏而馬援即其後也

此則以物為氏也

新刻丘瓊山故事雕龍卷之下 終

京寺町佛光寺上町

升屋孫兵衛發行

享保十年乙巳九月日

